

彭公案

(三)

PENG GONG AN

● 中国古典公案馆藏善本 ●

典藏精品

清·贪梦道人等 编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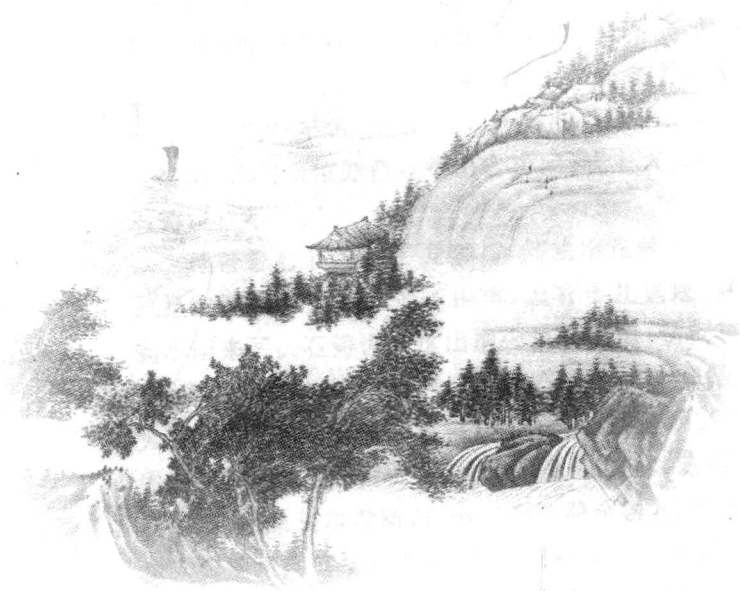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这一曲《西江月》，引出我国一部奇书新闻故事来。

康熙佛爷自登基以来，河清海晏，五谷丰登，万民欢乐，国泰民安，在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，住着一位名士，乃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，姓彭名定求，更名彭朋，字友仁，乃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，父德寿，作京官，早丧，母姚氏已故，娶妻马氏，甚贤慧，自己奋志读书，家道小康，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彭公案

清·贪才等编撰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一〇四回 陈山率众投钦差 黄顺自归内黄府

话说陈月娥正要投环上吊一死，不想丫环、仆妇赶到，先把姑娘救下，幸喜得以苏醒过来。此时，外面众人早把马赛花围上。

徐胜先跳过墙去，往前行走，约有五六里之遥，只见眼前有一座古庙，坐北向南。徐胜也不知是何庙宇，蹿上房去往各处留神细看，见东边单有一所跨院，里面灯光隐隐。徐胜蹿房越脊，到了东院之内，跳下房来，用舌尖舔破窗棂纸，往屋中仔细一看，只见里面顺着前檐是一张湘妃竹床，床上有小桌一张，上面坐定的正是桑氏妖妇九花娘。另有八仙桌一张，两边有太师椅两把，八仙桌上放着一盏蜡灯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仆妇。

书中交代：九花娘因何来到此处？只因她与傅国恩分手之后，自己拿着一个包裹，内有珍珠细软之物，可值三千两之数。她打算远走高飞，找一深山幽僻之处，躲避此难。那一日走到这座庙门前，看见上面有一块匾，写的是九圣庵。她自觉身体倦乏，来至山门叩门，里面出来一位老尼僧将山门开放。老尼僧将她让至禅堂，分宾主落座，叫仆妇捧上茶来吃了两盏。老尼僧问道：“施主尊姓大名，从何处而来？”九花娘说：“师父要问，在下乃鸡鸣驿人氏，娘家姓桑，婆家姓汪。只因丈夫去世，自己孤身一人，想要出家，情愿在此晨昏三叩首，早晚一炉香，望师父慈悲，收我做徒弟。”老尼僧说：“甚好。”夜内，她就将老尼僧一刀杀死，尸首扔在一旁，把使唤的仆妇人等叫来。九花娘说：“你等不必害怕，如要走漏消息，我一并杀了。”

今日晚间，九花娘桑氏独自一人，正在屋内发呆，只觉着发似人揪，肉似钩搭，行坐不安，不知所因何故？徐胜在外面一瞧是妖妇九花娘，便飞身跳入院中，大嚷一声，说：“妖妇！你今天休走，我

等特意前来捉拿于你。”九花娘在屋内一听，吓得脸色改变，急忙将灯吹灭，先捧出一个机凳来。粉面金刚闪在一旁，那妖妇随后蹿到院中，摆动单刀，往外一看，原来却是当年鸡鸣驿相遇，在心中盼想的俊俏郎君徐胜。妖妇一见，冲着徐胜扑哧一笑，用手指点着说：“呀！我打算是谁？原来是你，小没良心的，你还跟我动手？走吧，有话到屋里再讲。”粉面金刚徐胜面目一沉，把眼一瞪，向她说道：“妖妇，你谋害亲夫，谣言惑众，协助叛臣，刺杀钦差，种种不法皆身犯国律，目无王章。你要有知识，我把你捆上，解到大人公馆，任凭大人发落。”九花娘见徐胜并无半点情意，把手中的刀一指说：“徐胜，你真不知时务。我仙姑认情，给你说的是金玉良言，谁想你翻脸无情，恶语伤人。你我二人，分个强存弱死。”说罢，抡刀就剁，粉面金刚摆手中铜锤相迎。二人走了有三五个照面，九花娘见徐胜甚是凶勇，便转身往南就走。徐胜随后紧紧追赶，九花娘偷眼一看，伸手拿帕照徐胜一摔，徐胜只闻一阵异香，便翻身跌倒在地。九花娘把他扛将起来，送到屋中，放在床上，先把徐胜的手臂捆好，然后把解药抹在他鼻孔之上。徐胜打了两个嚏喷，苏醒过来，大骂道：“妖妇，你快把我结果性命，我只求速死。”九花娘在徐胜旁边一站，说：“你我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这样心狠意毒。今日庙中无人，你要从我这件好事，你我二人就在这庙中一住，做一个海外散仙，任意逍遥。”徐胜一想，莫如假意应允，用酒将她灌醉，拿她前去报功。想罢，说：“九花娘，前番在鸡鸣驿，我确有心爱慕于你，谁知被高通梅、刘芳、欧阳德冲散，直到如今，我还心中恋恋，不忘前情。这也是你我姻缘有分，今天异地相逢，真遂我心中之愿。”九花娘一听此言，说：“徐郎！我知你是一位有情有义之人，这才算是我目能识人。”说着就将徐胜放开，告诉婆子、丫环烹茶备菜。

他二人携手同行，来到上房，在里间屋中落座吃茶，诉说别后情形。九花娘问道：“徐老爷，自打鸡鸣驿分手之后，你心中还有意惦念我么？”徐胜说：“自从你我分别，我是茶思饭想，并无一刻忘怀，不知美娘子你心中如何？”九花娘唉了一声，说：“自从你我分别之后，我有心想要上吊身死，又恐你在世界上还想念于我。今天见

你，真遂了我平生之愿。”婆子擦抹桌案，摆上杯盘。徐胜还是真饿了，自从他跟高通海直奔磨盘山而来，天已到二更以后，尚未吃饭，今晚看见摆上各种菜蔬，心中甚乐。九花娘一瞧，摆上十六样果子，亲手拿起酒壶说：“徐胜，我今天敬你三杯酒，头一杯酒，给你消愁解闷，这是一盅压惊酒；第二杯，你我破镜重圆，总算是双喜绵绵；第三杯，你喝一盏成双酒，我也陪你喝一杯。”二人对坐着吃了几杯酒，徐胜安心要将九花娘灌醉，所以巧语花言地哄那九花娘。后来又猜拳行令，开怀畅饮。

正在得意之间，外面来了几位英雄。原来水底蛟龙高通海同着陈山、张耀宗，已将马赛花拿住，将她绳缚二臂。再找徐胜时，却已踪迹不见。高通海说：“你我大家分头寻找。”他同陈山、张耀宗三人，顾着后山小路下来，到了九圣庵；蹿过墙去，只见东厢房中灯烛辉煌，里面有男女之声。高通海将窗棂纸舔破一看，招手叫张耀宗、陈山说：“你两个人来看。”三位各拉兵刃，要闯进屋内捉拿九花娘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五回 群雄共捉九花娘 总镇亲访剑峰山

话说粉面金刚徐胜在九圣庵内与九花娘吃酒，徐胜假意殷勤，九花娘乐得心花儿都开，亲手给徐胜斟酒，二人开怀畅饮。怎见得，有赞为证：

徐广治在灯儿下，见那个粉香脂艳又在目内。一阵阵风送娇美，媚于座上。徐广治装就了那等情形，心儿耿耿，眼儿宁宁，春扇儿摇摇，引动了劳卿。淫妖错上了巫山十二峰，意儿摇，芳心动，魂儿荡漾，魄儿飘零，软却却如梦如惊。荡荡悠悠，恍恍惚惚，目不转睛。说什么天儿长，地儿久，心坎上温，眼皮上供。曾记得，长生殿订定了百年约，趁今日良宵，海誓山盟。花里魔王更甚一层，蜜语

甜言万分情。目下的郎君与众不同，隐刚直，添柔性，假堆欢，笑语迎，把一位粉面金刚玉罗汉，当作了黄蜂多情。徐广治神色与他等相似，却原来是一派的虚情假意装成。

徐胜正与九花娘吃酒，外面高通海同张耀宗、陈山三个人赶到。

高通海在外面一声喊嚷：“妖妇九花娘，今天你往哪里走？我等特意前来拿你。”九花娘先把灯儿吹灭。徐胜举起桌子，照九花娘就砍。九花娘拉刀由东里间屋内蹿出，奔到了西里间屋。徐胜在里间嚷道：“张大哥、高大哥快来，妖妇往西里间屋中去了。”徐胜抓短链铜锤追至西里间，再找妖妇已踪迹不见。高通海进屋来把灯点上，众人到西屋仔细寻找，见后窗户已开，想必是从这里逃走了。大家在前后院又寻找一遍，陈山见并无妖妇踪迹，便说：“你我大家暂磨盘山去吧。”众人这才回归磨盘山。

此时天光大亮，陈山把高通海请至里间屋内，说：“高老爷，我有一事相求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什么事？请讲。”陈山说：“老汉只有一女，就是高老爷方才看见的那个姑娘。求高老爷做个大媒，给徐老爷说说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高通海满口答应说：“你听信吧！”转身来至外面，一见粉面金刚，便把陈山之意细说了一遍。徐胜倒也愿意，说：“高老爷，这内中还有一段情节，我已定下张氏门中亲事，他如愿意，你可把此事对他说明；如不愿意，作为罢论。”高通海又对陈山把话细讲，陈山说：“高老爷你去把定礼要来，就算一言为定。”高通海过去告诉徐胜说：“陈山愿意，你就拿出定礼来吧。”徐胜解下一对荷包交给陈山，拜了岳父，从新大排筵席，款待张耀宗等。陈山把喽兵点齐，拿过花名册簿，把孙立、马雕成殓，葬在山前，再把马赛花捆好，装在车上，这才随同大同总兵张耀宗等直奔公馆。

来到大人公馆以外，高通海、徐胜、张耀宗先到里面给大人请安回话，说：“卑职等奉大人堂谕寻找妖妇九花娘，在磨盘山有山贼马雕等拒捕官兵，卑职等已将贼人打死。当时内中有一陈山，为人忠厚，率众投降，现在外面听候大人示下。”大人吩咐先把陈山带上来。少时，外面把陈山领至大人面前，跪倒磕头，口称：“罪民陈山，

参见钦差大人。”大人一看陈山，约有五十以外，面庞微黄，重眉大眼，准头端正，四方口，额下一部花白胡须，身穿一件蓝绸长衫，足下白袜云鞋。大人说：“陈山起来，下面坐下，本阁有话问你。”陈山说：“有钦差大人虎驾在此，草民焉敢坐下。”大人说：“坐下好讲话。”陈山说：“告坐。”大人说：“这磨盘山方圆有多大地方？你手下有多少喽兵？除此之外，那里还有山贼么？”陈山回说：“这磨盘山有五百名喽兵，为首的是马雕、孙立。小人因带着女儿从山前路过，被马雕、孙立拦住，大战一天，不分胜负，他约小人上山，做了山寨主。钦差大人派兵剿山，草民不敢抗敌官兵，今马雕、孙立已死，因此率众来至大人台前请罪。”大人说：“你既知道改过，又何罪之有，从此跟本部当差，本部还要保举于你。”陈山说：“承大人栽培。”

大人把众办差官叫到跟前说：“把磨盘山喽兵编成名号，归大同府镇标补额。以前因傅国恩克扣军饷，兵变之后八千兵只剩三千有余，就在这磨盘山五六百喽兵之内，挑选精明干练之人补为头目。”然后又问道：“现在九花娘往哪里逃走去了？”高源说：“昨天夜晚在九圣庵动手，妖妇此时已经逃走。”大人说：“奉旨所缉之要犯俱皆拿获，惟有九花娘逃走，我再给你等三天限，必须将九花娘拿住，如无此贼，我定要开参。”高通海吓得战战兢兢，刘德太默默无言。正在忧虑之际，外面来禀报说：“有汝宁府上蔡县的班头紫面虎苏永福、雨雪豹苏永禄二人求见大人。”彭公说：“叫他二人进来。”外面答应。

不多时，带进苏家兄弟二人来跪下说：“卑职叩头，求大人赏差事。”彭公见苏永福年约五十以外，身高八尺，面如紫玉，雄眉阔目，身穿青洋绉长衫，足登青缎快靴，手拿折扇。大人说：“二位班头，前者你等将采花蜂拿获，本部也曾说过，叫你二人跟我当差。我今已把叛臣傅国恩拿住，内中只有一个奉旨严拿的妖妇九花娘漏网。我这里现正派人寻找，你二人来得甚好，跟着他等查拿贼匪，去访九花娘的下落。”苏永福说：“我同苏永禄在大同府南门外茶馆，听见几个卖鱼的说，此地有一座剑峰山，方圆三百余里，里面有一个大寨，寨主人称活阎王焦振远，他的五个儿子人称焦家五鬼，他父

子六人在此种地不交粮，无人敢惹。今日卖鱼人说，他家五少庄主得了一个美妇，我想怕是那焦信把九花娘留住，亦未可定。”彭公听罢这话，说：“高源、刘芳，你二人哪个拿贼去？”旁边只见大同总镇张耀宗过来说：“钦差大人，卑职接任不久，地面尚未办理清楚。今朝也不必派戈什哈前往，卑职暂且带一名跟班之人，到那剑峰山去见活阎王焦振远，叫他把九花娘献出来，两罢干戈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彭公说：“好！”

张耀宗辞别大人，转身下来，到了自己衙门，另换一身蓝绸子服色，叫外头备马，带两个亲随，骑马出了大同府，直奔剑峰山。三十余里路，展眼就到。张耀宗勒马一看，见这座山是东西两个山头，坐北朝南山口。他催马进了山口，一瞧里面是大峰俯视小峰，前岭连接后岭。催马再扑奔西北，约定有数里之遥，见东西是个山环，由西往东的九道山涧归到一处，成了一条莲池河，南北有三十余丈，东西有八里多长。在河当中栽了许多莲花，靠南岸有五只小船，南岸有东房五间，西房五间，木头牌上接着一张告示。张大人催马向前，抬头仔细观看，上面书写着：“剑峰山晓谕附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，出入须有腰牌，不准混乱。倘有无知匪人私行进山，被山寨巡查之人拿获，定行重处，决不宽贷。”张耀宗看罢告示，只见莲花岛内，有无数捉鱼捕虾之人。忽然从班房内转过一人，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若教我山主瞧见，定把你拿进山去，细细拷问于你。”张耀宗听罢，叫家人把靴页拿出来，取出名片一张，又在家人耳边说了几句。家人来至那人面前，说道：“这是我家老爷，乃大同总镇，特来拜望你这剑峰山的寨主活阎王焦振远。”这人即将名片接过来，说：“你且在此等候，我前去回话。”这人手执着张耀宗的名片，来至河沿叫船，跳上船去，到里面通报。

那活阎王焦振远与五鬼正在大厅静坐闲谈，那人把名片往上一举，说：“回禀寨主，大同府新任总兵张耀宗前来拜访。”活阎王接过名片一瞧，说：“老夫与他素无往来，这剑峰山不受外界所管，地方狭窄，不敢容留贵客，叫他急速回去。儿呀，你出去快对他说。”地理鬼焦智转身出了大厅，见到张耀宗说：“姓张的，你是这里的总

兵么？我家与你素无往来，再者我们这剑峰山地处僻壤，不受外界所管。”张耀宗一闻此言，在马上勃然大怒。他忍了心头之火，在马上举手抱拳，说：“焦庄主，本镇奉钦差彭公之命，特来寻找妖妇九花娘。听人传说九花娘落在这座山中，你把她献了出来，与你无干。”焦智听他之言，一阵冷笑，说：“你满嘴放屁，我们这一里头并无闲杂人等来往，你无事生非，跑到这里找事，趁此给我走开。”张耀宗勃然大怒，伸手拔刀，要在剑峰山捉拿地理鬼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六回 禀钦差捉拿焦振远 告奋勇五探剑峰山

话说地理鬼焦智来到莲花岛北边，口出不逊，怒恼张耀宗，伸手拉刀一指说：“本镇好意前来拜访，你这厮却不懂事，出口伤人，待我回去禀明钦差，必要剿拿你等。”焦智说：“我们这里并没有什么七花娘八花娘九花娘，这是哪里来的晦气。”说罢，张耀宗无奈，便与跟人回归大同府。

来在公馆门首下马，到里面见大人回说：“大人在上，职员奉堂谕至剑峰山要九花娘，山内活阎王焦振远不服王法，将九花娘隐藏山中不献，还出言不逊，把职员骂回。待职员调兵前去剿拿。”大人说：“这还了得，你暂且下去，本阁自有道理。”张耀宗下去后，大人说：“来！高源、苏永福、苏永禄，你们三个人前去剑峰山明查暗访，如果焦振远实是反叛，我再调兵拿他不迟。”高通海回禀说：“大人既派我去，就不要苏永禄，要派苏永禄，就别派我。苏永禄为人奸狡，跟我到不了一处。”大人说：“我派人由不了你，下去吧！”

高通海叫苏大、苏二过来说：“二位哥哥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既是活阎王不服王法，他必有点能为。你们二位跟我去，我来拿贼，你们捆人。”苏永禄一想，自然还是捆人的便宜，便说：“高老爷，你是

护卫，我们是个微末差使，当然是高护卫拿贼，我们捆人。”高通海说：“走吧！你我就此前往。”三个人说说笑笑，来到剑峰山口。高通海在前引路，进了剑峰山一瞧，只见青苗满地，绿树荫浓，两旁边的高粱地都长有一人多高。苏永禄说：“我们两人就在高粱地里藏着，你去拿贼。”他在心中暗说：“高通海你上当了，你去拿住贼，叫我们过去捆，倒是自在之事。”

高通海来至剑峰山交界处一瞧，东西是一道河，须得从此地摆渡过去，才能到得了剑峰山。河北岸有二十多间房，大概是该班人等住的。河南有十间房，一边立着一个交界牌，上面插着一杆白旗子。交界牌上写着：

管理剑峰山一带等处焦，为晓谕附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：此山乃焦姓所管之地，如有官府之人私自进山，探亲访友，须先到莲池岛听差房挂号，领写执照进山，方保无事。如无执照，拿获立斩。

高通海瞧着，忽见听差房内出来几个河兵，说：“来的小辈，你是做什么的？通上名来，今日奉寨主之命查拿奸细。”高通海一闻此言，把眼一瞪，说：“小辈，你也认不得你家老爷是谁？我要跟你等一般见识，算我无有大量。你等趁此把活阎王焦振远叫了出来，我两个人分个强弱真假。”这些人一听此言，微微冷笑说：“你这小子别说浪言，我家寨主岂肯跟你无名之辈动手。伙计们，拿家伙！”这些河兵看着高通海只有六尺多高，其貌不扬，身穿紫色马褂裤，青布快靴，面皮微黑，短眉阔目，高颧骨，三山得配，四方海口，手中执一把短刀在那里一站。有十几个河兵，各拿兵刃，扑奔高通海而来，摆兵刃就刹。高通海一声喊嚷，说：“你这一伙强徒，好生大胆，竟敢与高老爷动手！小辈站定了，听我告诉你等，你家老爷姓高名源，表字通海，绰号人称水底蛟龙。”这几个河兵一听，半信半疑，说：“你既是高通海，我们大家把你拿住了，好去报功。”这十几个人一齐拥上，高通海也并不把他等放在心里，几个照面，被高通海砍得东倒西歪。

内中有一个跳上船去，跑进剑峰山，前去禀报活阎王焦振远说：“有钦差彭大人手下的办差官，名叫高通海，来到剑峰山莲池岛

要九花娘，把看河之兵砍杀不步。”焦振远一闻此言，说：“气死我也！哪个将这小辈拿进山来，碎尸万段。”地理鬼焦智拉虎尾三截棍，说：“待孩儿前去拿他。”

他带领几个庄兵，出离大寨门，见高通海正在那里发威。河兵大声喊嚷，说：“四庄主出来了。”高通海往对面观看，见顺莲池岛船上过来一人，身高六尺，项短脖粗，大脑袋，面皮微黑，黑中带紫，两道扫帚眉，一双大眼，高颧骨，上身穿月白绸子小汗褂，青洋绉中衣，足下月白袜子，青缎子实纳帮皂鞋，手持虎尾三截棍。船一到岸，就拧身蹿将上来，手中一摆兵刃说：“对面小辈，你何人？通上名来。”高通海把刀一顺，说：“呔！你要问你家老爷，年年高，月月高，日日高，人走时运马走膘，骆驼单走卢沟桥，姓高名源，表字通海，人称水底蛟龙，这就是你家高大老爷。”焦智一闻此言，气得哇呀呀喊叫，说：“小辈，你胆大包天，敢到这剑峰山来找死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你先别嚷，咱们俩要动手，得先说说。”焦智说：“你要说什么？”高源说：“既要动手，是善打恶打，文打武打，要是善打，各划一圈，你在东边，我在西边，不准出圈，若出圈算输，再不然两人对骂，谁骂得得过算谁赢。”焦智说：“依你各划一圈，咱两个动手。”高通海就拉出刀来，在圈里一比，焦智摆三截棍在圈里耍开，闹得通身热汗直流。焦智说：“不用文打，改为武打。”摆虎尾三截棍搂头就是一棍。高通海往旁边一闪，说：“且慢，要我动手拿住你，也不算英雄，我叫过两个跟我之人，把你拿住。”高通海站在圈外就嚷：“苏二哥快来捆人！”

苏永禄从高粱地内拉着一把短刀，往外就跑，还当是高通海将贼拿住了，及至临近一瞧，原来贼人还在那里站着，便说：“高护卫，你把他打躺下，我才好捆，站着我如何捆得上呢。”高通海说：“我打倒了还用你捆？你过来吧，快拿这个贼。”苏永禄一瞧无奈，只得摆刀上前动手。焦智的虎尾三截棍十分纯熟，哪里把苏永禄放在心上，三五个照面，一棍将刀打落，再一扫堂棍将苏永禄打倒，过来几个河兵，把他捆上了。高通海又嚷道：“苏大哥快出来吧！苏二哥捆不过来了。”苏永福由高粱地出来一看，见二弟已被人拿住，他自

己乃忠厚之人，怒从心起，拉刀直奔焦智动手。几个照面，亦被焦智打倒。高通海吓得战战兢兢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七回 高源智擒地理鬼 焦礼大战水底龙

话说苏永福来至战场，与焦智定了几个照面，刀被棍磕飞，大爷转身要跑，被焦智一腿踢倒在地，过去几个河兵，把大爷捆上。焦智摆棍扑奔高通海而来，高通海知道这事已不能躲避，用手中刀一指说：“焦智，你真乃太岁头上动土，不知高大爷的厉害。”焦智并不答话，摆棍搂头就打。两人走了有三四个照面，高通海已浑身是汗，口中急喘。焦智见高通海看着不行了，把手中之棍一裹。高通海说：“罢了罢了！”出圈外往东北就跑。焦智用手指着说：“高通海，今日上天追你到凌霄殿，入地也要踩你三脚。”高通海说：“罢了罢了！真是命该如此，生有处，死有地，三个人叫人拿住两个，剩我一个人回去，我也对不起他二人，不如跳河一死。看来这道河就是为我挖的，今天我做一个水底亡魂、河中怨鬼，也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往里就跳。

地理鬼一看，喜出望外。追至莲池岛河岸，见高源冒了两冒，焦智把三截棍扔在岸上，扑通一声，也跳下水去了。高通海在水底蹲着，睁眼静等。地理鬼焦智本来水性平常，在水中不能睁眼，只用两手去摸。高通海由后面一掐脖子，把地理鬼一气灌了三口水，拉上岸来捆好，又过去把河兵杀散，将苏氏兄弟二人放开，说：“你们先把此贼扛回大同府，我在这里等着捉拿活阎王。”二人一听，心中甚为喜悦，说：“高护卫大爷，我们不等你了。”高通海说：“你二位只管走，今天我非把九花娘拿住不回公馆。”苏大爷扛起地理鬼，二人竟自去了。

高通海站在莲池岛，破口大骂道：“活阎王焦振远，快把九花娘

送了出来，万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高大老爷杀将进去，鸡犬不留！”

河兵赶紧去大寨回禀。活阎王正与焦面鬼焦仁、霹雳鬼焦义、独角鬼焦礼父子四人在一处谈话，见外面跑进一个河兵来说：“回禀大寨主得知，适才我家四庄主已被彭大人办差官拿去了。”活阎王一听，说：“这还了得，彭大人敢将我儿拿去，老夫跟他誓不两立。”独角鬼说：“爹爹暂息雷霆之怒，待孩儿亲身到外面捉拿办差官，救回我四弟。”焦振远说：“也好！你就此前往，将脏官的办差官拿住，老夫要亲自审问。”独角鬼焦礼拉虎尾三截棍，带领二十多个喽兵，各带刀枪棍棒，出离大寨门，到了莲池岛，坐摆渡船过河。

高通海正在那里叫骂，一瞧里面出来的独角鬼焦礼，身高八尺，面如重枣，身如油墩，手提三截棍，比方才的地理鬼长得雄壮。高通海看罢，问道：“来者你何人？快通报你的姓名，高老爷不拿无名小辈。”独角鬼用手一指，说：“你就是脏官彭朋手下的办差官吗？我等与你无冤无仇，何故将我四弟拿去？我今天特意前来问你，所因何故，你趁此说来。你三太爷名叫独角鬼焦礼。”高通海也通了名姓说：“我奉大人之命，特来寻找九花娘，你等将她放了出来，万事皆休，如若不然，高老爷先将你拿获，面见钦差，按律治罪。”焦礼听罢，气得哇呀呀乱叫说：“你这小辈着实大胆，竟敢这般无礼！”摆棍就打，高源往圈外一闪，把短刀变着路数，与焦礼杀在一处，两人不分高低上下。走了十几个照面，高通海累得浑身是汗，撒腿就跑，焦礼随后追赶。高通海说：“好小辈！你真要追赶高老爷！”焦礼说：“追你又该当如何？”高通海说：“我受异人传授，能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倒海搬山，待高老爷拘一个天兵天将来将你拿住。”说罢回头，见焦礼已赶至跟前。高通海摆刀就剁，却被焦礼一棍将刀磕飞。高通海吓得魂魄皆冒，转身又跑，焦礼紧紧相随。高通海说：“小辈！看我的法宝取你。”只见白亮亮的一宗物件，直扑奔焦礼而来。焦礼忙往旁边一躲闪，过去一看，原来却是一把壶。焦礼说：“你力穷智竭，今天休想逃走。”高通海一壶未打着焦礼，撒腿又跑，抬头一看，见眼前有一片树林，他急中生智，说：“哈哈，树林之内的埋伏还不出来，等待何时？我已然

把独角鬼焦礼给你诓到。”焦礼一听此言，止住了脚步，怕树林之内真有埋伏。高通海飞身跑进树林，焦礼见无人出来，心中甚为喜悦，拉棍又往前追去，只见高通海仍在前头撒腿奔跑。焦礼在后面紧追不舍，看看就要赶上。高通海说：“小辈你真可恨，我高大法官今天真要祭起法宝拿你。”说罢，回手哗啦一下，黑乎乎的一宗物件，正打在焦礼的面门。焦礼觉着不大疼痛，留神一看，原来是一个搭裢，里头还有六个钱，只气得他狂叫如雷，大骂道：“小辈高通海，今天我要放你逃走，誓不為人。”高通海见焦礼仍在紧迫，抬头一瞧，见眼前有一道沟，眉头一皱，又计上心头，说道：“沟里的朋友，快出来帮着捉拿独角鬼，千万别放他逃走啦！”焦礼说：“你不用使诈语吓唬于我，我早已知道你诡计多端，今天休想逃走，你就是有十面埋伏，我也要将你拿住。”高通海计穷力竭，跑得两腿发直，只见眼前有一道沙岗，由东北至西南长有三四里之远。高通海往沙岗上一跑，脚底下一滑，身子一沉就摔倒在地，口中喊道：“哎呀！我高通海今天性命休矣！”独角鬼一瞧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辈，你也有今日，我焉能容你逃走！”说着，赶上前来，摆棍照定高通海当头就打。只听沙岗后一声喊叫：“唔呀！混帐东西，不要伤人性命，待我来拿你！”

这时蹿过两个人来，上首那人，说话是江南口音，手中拿着包裹；下首这一位，面皮微黄，黑中透亮，短眉毛，圆眼睛，项短脖粗，手使一把轧油锤。这二位原来并非别人，上首这一位是小方朔欧阳德的大弟子，家住江南绍兴府，姓武名杰，表字国兴，绰号小蝎子；下首这一位，家住狼山纪家寨，姓纪名逢春，乳名小三庆儿，乃神手大将纪有德之子，受过能人指教，武艺绝伦。只因高通海奉大人堂谕，带着苏永福、苏永禄再探剑峰山，捉拿九花娘，武国兴与纪逢春便来禀见大人，也要前往。大人说：“你二人须要小心，不可任意。”二人点头，各执兵刃出了公馆，直奔剑峰山。

二人因道路不熟，便在沿途之上到处访问。走有数里之遥，眼前是一带山庄，及至身临切近，见路北有个茶馆，北房三间，搭着天棚，周围苇子花障，头前扎出一个门来，挂有一块纸匾，上面写着

“养性山庄”，有一副对联，是两块木头刻成的，挂在两边，上联是：“檐水无鱼，蜘蛛偏作网”；下联是：“茶烟有鹤，鸚鵡可为杯”。二人觉着口干舌燥，迈步进了养性山庄，要来一壶茶，暂且歇息，顺便打听道路。二人叫伙计过来问道：“这里离剑峰山多远？”伙计说：“还有十二里路。你们二位到那里找谁？”武国兴说：“我们打听个人，你可知道？”伙计说：“剑峰山那里。前后有一万多家，看你问哪一个，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”武国兴说：“此人大大有名，有个活阎王焦振远，你可晓得？”小伙计一听这话，上下看了武杰一眼，说：“慢说是我，在大同府就是女子小孩，也没有不知道的。你是哪里人氏，找他有何事故？”武杰说：“我与他素无往来，只因我有一个表弟投在剑峰山，被他人所害。”伙计听了说：“你老人家千万别去，我有几句良言相劝，焦家父子甚是难惹，慢说你一两个人前去找他，就是调三五千人去了，也难讨公道。那里面连环三四百里，不受外界所管，居住的人家俱属他管。依我劝你，还是不去为妙。”武杰说：“我既到此，焉有不去之理？”给了茶钱，二人出了养性山庄，扑奔剑峰山而来。

正往前走，见一道沙岗拦住去路，忽听那里喊叫：“我高通海性命休矣！”二人赶过去一瞧，只见独角鬼焦礼正举棍要打高通海。武国兴一声喊嚷：“混帐王八羔子，休要伤我朋友。”抖手就是一镖。纪逢春也抢锤照定贼人就打。焦礼摆三截棍独战二人，并无半点惧色。高通海扒起一把土来，照定焦礼面门就甩。焦礼满面是土，不能睁眼，被纪逢春一锤打倒。三人过来，正要去捆焦礼，忽听得那边人声呐喊，大概是活阎王带领庄兵，前来捉拿高通海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〇八回

三杰捉拿独角鬼 高源夜探剑峰山

话说小蝎子武杰与打虎太保纪逢春双战独角鬼焦礼，正在不分胜负之际，焦礼让高通海一把土撒了一脸，被纪逢春一锤打倒，按住捆上。高通海说：“你二人把他带去面见大人，我把九花娘抓出来，拿住为首的活阎王，方才回去。”武杰说：“高老爷，你凡事须要小心。”高源说：“好，你二人去吧！”三人正说之际，忽听得西北上人声呐喊，高源说：“你二人快把独角鬼给扛回去吧！”高源把那条三截棍挂在树上，溜在高粱地内隐藏，武杰等二人扛起独角鬼径自去了。

再说霹雳鬼焦义又出来探听消息，向河兵一问，方知独角鬼追高通海去了，连忙过了莲池岛，带领着四五十名庄兵追赶下来。天色已晚，远远听见风吹三截棍的声响，众人追至临近，见是独角鬼的三截棍，连忙摘将下来，说：“老爷你看，这必是那高通海把三爷诓在这里，被他的余党捉去。”焦义说：“这话倒也有理。走吧，小子们，你等跟我去回禀老庄主知道。”众庄兵点头，一同回去。

高通海先由旧路把短刀找着，又跑至莲池岛从各处观看，只见那该班房子外面，有两木桶炖肉，一桶干饭，旁边有碗。高通海过去先偷了人家两碗肉饭，蹲在高粱地内吃完。天已黄昏，听见外面焦义率众归寨，他便扑奔正东，来至莲池岛，跳下浮水过去，直奔正北。到了山寨门外，蹿上墙去一瞧，见里面无数房屋，这所山庄总有八百来户人家。高通海先到岛北，来寻找活阎王的住家。走至十字街一瞧，见路北的大门，想必是焦振远的住宅，便飞身蹿上房去，里头有五六层院子，灯烛辉煌。他蹿房越脊，各处寻找。

高通海来至正房，隔着虾须帘子望里观看，见桌上放着一盏蜡灯，点着羊油烛，东边椅子上坐定一人，站起来身高八尺，马蜂腰，

窄肩膀，上身穿蓝绸子短汗衫，青洋绉中衣，玉色绸子袜，青缎儿鞋，面皮微紫，紫中带黑，两道花白英雄眉，一双虎目，准头端正，四方海口，花胡子，神光满足。旁边站定一人，年有四十以外，身躯肥大，面皮微紫，浓眉大眼，鸚鵡鼻子，黑胡须，月白布裤褂，足下白袜青缎鞋。西边站着一人，淡黄脸，两道抹子眉，一双大环眼，高鼻梁，四方口，月白裤褂，青缎快靴。东面坐的，正是活阎王焦振远，左面站定焦面鬼焦仁，右手站着霹雳鬼焦义。焦振远说：“儿呀！老夫年已六十余岁，一生就是不服人，今天赃官彭朋无故竟遣差官将你两个兄弟拿去！快把那几个河兵给你叫过来！”不多时，只见进来十几个河兵，都跪在台阶以下，说：“老庄主呼唤我等，有何事故？”焦振远说：“老夫在剑峰山居住，世代并未遇见这样赃官。你等今日在莲池岛该班，那办差官来时说些什么？要从实说来。”内有一河兵，姓张，素常爱说爱笑，人送他外号叫快嘴张八，他说：“今天早起我该班，来了一人姓高，名叫通海，他来至莲池岛说。庄主把妖妇九花娘隐藏起来了，如快快送出来，万事皆休。四庄主出去，三言五语就动起手来，先胜后败，被他诓到莲池岛拿获。后来三庄主出去，把高通海杀得落花流水，望影而逃。三庄主追了下去，却不知他怎样拿法？这是实话。”

活阎王焦振远一听，说：“反了！俺焦振远当年乃是安善良民，守分百姓，只因那一年年荒岁乱，此地五谷不收，本处知府催讨钱粮，把我这街坊押在衙门之内不少。老夫一时动了善念，替众乡邻完纳钱粮，焉想到赃官却说收买人心，必有谋反之意，要将我下在狱中。众乡邻苦苦求告，赃官不准，我几个孩儿才各执三截棍打进衙门，将老夫背回剑峰山。从此老夫一恼，所有剑峰山四百里之耕地不纳钱粮。我立起连庄会来，凡有官人到此催讨，便把他捆上，扔在莲池岛，当时活埋。今天老夫在山中安闲无事，赃官无故前来找寻于我，将我两个孩儿拿去。焦面鬼。你拿铜锣一面，把连庄会之人聚来，细细拷问。”焦仁答应，吩咐外面鸣锣聚众。活阎王便叫人把机凳搬在房檐下。高通海翻身来到后院，见院中栽种翠竹，青枝绿叶，有一人多高，靠后墙有百叶窗，挂两个气死风灯。